

再回首，时光依旧

山，很高很高；路，很长很长；摩托车，很重很重；脚步，很沉很沉；屋子，很黑很黑……

我挣扎着从梦中醒来，再无睡意。不知什么时候，外面下雨了。秋雨，年年相似，不紧不慢地敲击窗台，似教鞭在讲台一次次落下。梦境，依然清晰得恍如昨天。回望从教32年来那一个个第一次，依然细碎而滚烫。

32年前，跨出中师校门的我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孩子王”的“桂冠”，就此与我相伴相随。

我的第一群学生，是一场真正的双向奔赴。还记得那年9月1日，一百多名孩子按照高矮顺序排着队站在一起，四个班主任站在队伍最前面。教导主任讲清规则后，分班便开始了。老师与学生互不相识，由班主任依次选学生，一次一个，循环着直至每个学生都找到班级。毫无经验的我望着眼前那一个个孩子，怎么看都差不多，不知道选谁好，额头与手心都浸出了细密的汗珠。“老师——”一个怯怯的声音传来，低头，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牵着我的衣角，正眼巴巴地看着我，眼里全是期待。我立即牵起她的小手，当那只汗津津的小手滑入我汗津津的大手中那一刻，我瞬间感觉肩头一沉，一份责任就此担起。有了开头，接下来一切都变得从容，就这样，我与46个孩子双向奔赴，组成了一个崭新的集体，我的教学生涯也就磕磕碰碰地开始了。

我工作后的第一个教师节早上，学校校长让我随她与工会主席一起到唐雅冰村小学去看望一位生病的教师。秋雨浸泡后的小路泥泞不堪，一步几滑，走得我苦不堪言，几次要摔倒时都多亏校长伸出手把我拉住。走一路我问一路：还有多远？校长都含糊地回答：“快了、快到了。”也不知走了多久，我听见了隐隐约约的锣鼓声，那声音越来越清晰，一阵紧似一阵，在小雨中显得格外凄厉，一丝不安划过我心头。快到时，校长才告诉我，那位老师姓李，是民办老师，家里有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和年长的公婆，老公常年在外打工，只有过年才回家一次。就在昨天，那位老师突然倒在了讲台上，医院也没有查出是什么病，刚39岁就永远地离开了讲台，离开了学生和家人……新做的棺材还没来得及及上漆，李老师就静静地躺在里面。时辰一到，几个壮汉抬起棺材，朝学校对面的山坡走去，自发为她送行的家长和学生后面排起了长队。大家佩戴着白花、光着头，在雨中静静地随队伍前行，啜泣声在山谷中格外令人揪心。送走李老师，我专门去了她上课的教室，讲台上还放着留下她笔迹的教材、备课本，一叠整整齐齐的学生作业本，还有一根孤独的教鞭。我的第一个教师节，随着那根教鞭刻在了我的从教日记里。

20世纪90年代初的大多数农村乡镇，没有手机，电话也是稀罕物。我班上一个孩子两天没来上课，而且怎么也联系不上家长。我准备去家访，并顺便告诉了在镇上工作的大哥。大哥问：“你知道路吗？”“不知道，报名的时候登记了家庭住址。”“他家离学校有多远？”

“不知道，他上学经常迟到。”“他家里有什么人？”“不知道，我以前问了他，他也没有说清楚。”一串不知道后，大哥甩过来一句：“等我下班后陪你一起去。”那个下午，大哥骑着他的摩托车，载着我开始了我从教以来的第一次家访。

车在碎石路上颠簸，每行一段路，大哥便停下来，向路人询问。如此走走停停，终于到了那个孩子所在的村。顺着指路大婶的手望去，孩子家坐落在离公路还有几里路远的山坡下。大哥看看天，对面山头的夕阳只剩下半边脸，他再看看我又看看羊肠小道，咬咬牙：“坐稳了，我骑过去。”山路很窄很窄，有的地方刚能容下车轮，摩托车沉重的轰鸣惊起阵阵鸡鸣狗吠，我看着大哥并不厚实的后背，却感到格外踏实。

好不容易到了那个孩子的家，他正坐在门槛上摘红豆，见了我怯怯地叫了一声“唐老师”，然后朝门里大声地喊：“奶奶，老师来了。”一位弓着背的老人谦恭地将我迎进屋里。屋里没有电灯，光线很暗，我闭上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内陈设。正对门是一口柴灶，灶里的火正燃着，她应该正在煮晚饭吧。屋子四壁被烟火熏得漆黑，一个柜子靠墙而立，已经看不出本色，屋梁上挂着一个麻布口袋……老人扯着袖子擦了擦板凳，热情地请我和大哥就座。她耳朵很背，我问什么她都点头说：“好好好，谢谢老师。”我干脆闭嘴，随便她说什么。从她断断续续的絮絮叨叨中，我得知她的儿子、媳妇都在广州打工，已经几年没有回家了，就她和孩子相依为命。前几天，她生病了，孩子便留在家里照顾她，没有去上学……看看眼前兀自唠叨的老人，再看看局促不安的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孩子，奶奶病好得差不多了，你也该返校读书了。”

离开孩子家时，天已擦黑。下坡容易上坡难，摩托车无论怎样轰鸣，也爬不上那一个个坡道，几次还差点掉入沟里。不得已，大哥在前面紧握车把手轰着油门控制方向，我在后面拼命推，好不容易才到了碎石公路上。天完全黑了，摩托车也完全哑火，我和大哥浑身上下都是尘土，狼狈不堪。好在车灯还能亮，我们俩就这样开着车灯推着车回到了住处。路上大哥非常严肃地对我说：“今后不许一个人去家访。”那次家访，那一段下山又上山的小路，从此时时潜入梦境，让我面对各种学生，都多了一份包容。

从教32载，有过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处理家校矛盾、第一次参加全县教师风采大赛、第一次参加教师基本功比赛、第一次上公开课、第一次捧回市学科带头人证书、第一次坐火车和学生赴京到人民大会堂领奖、第一次为青年教师作讲座……在那一个一个第一次中，我慢慢褪去初上讲台的生涩，渐渐鬓染微霜。那些日复一日的备课、上课、答疑、陪伴，而今回想，是那样的温柔温暖。

窗外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晨光熹微，该起床准备上班了。感谢岁月，赠我这平静平凡的教师职业生涯。

敬谢师恩

——师如灯塔 山海同明——



忆恩师

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过我的老师好几十个，几十年后，依然铭记于心的却为数不多。在我的学生时代，深爱两位张老师，一位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家瑶老师，另一位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平老师。尤其是张家瑶老师，我小学毕业已经30多年了，依然清晰地记得她温婉的模样。张家瑶老师身材高挑，一头短发，烫成小卷，总是打理得整洁精神。面对一群叽叽喳喳、调皮捣蛋的孩子从来不大吼大叫，却又不怒自威。就像一个大家庭里能干贤惠的母亲一样，定海神针般的存在。孩子们爱她，却又不敢在她面前造次。

我出生在农村，父母虽然读书不多，但非常重视我和哥哥的教育，到处托人，想办法让我们来到教学质量更高的城里读书，把我托付给亲戚照顾。那时的我内向、敏感，甚至有点自卑，书成了我最好的伙伴，日记成了我无话不说的朋友。张老师比我父母更早发现我在写作上的特长。记不清是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一个周末，她特意把我叫到家里辅导我的作文。后来那篇作文在《通川日报》上发表，还获得了全国三等奖，从此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种下一粒文学的种子，也让自卑的我慢慢地有了自信。后来，写作特长让我有幸成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记者、编辑、制片人、总制片人。如今回想起来，这都得益于张老师那时的敏锐发现和不计回报的悉心呵护。

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某年的“六一”儿童节，我和小伙伴代表学校在县委大礼堂表演节目。节目表演完后，我和小伙伴躲在侧幕后看其他人表演，乐不思蜀，忘记了时间。忙于工作的父母原本让小叔叔来接我，结果小叔叔没有找到我。晚会结束后，天已经黑了，见其他小伙伴陆陆续续被父母接走，我才傻了眼。又是张老师走了大半个城，才把我送回了家。一路上，大家说了些什么，我早已记不清了，但清楚地记得张老师没有半句埋怨，就那么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学生。

一转眼，将近40年过去了，当年稚气未脱的黄毛丫头也已入到中年。很多记忆慢慢泛黄、淡去，而这两件张老师从教生涯的“小事”，却成为珍藏在我记忆深处的两张温暖的岁月切片。

范老师

天边的晚霞还未散尽，晚风已携着清凉校园里游走了数遍。一位眉目柔和、眸底漾着浅浅笑意的中年男子缓步走进新生教室，他左手握一只小小的紫砂壶，和学生交谈的间隙，会随性地托起紫砂壶喝水。学生们都诧异于这不拘形迹的行为，初到校园的拘谨和茫然，随着这份松弛慢慢消解。这是范藻老师在大竹师范执教时，我初见他的样子。

“弟子，星期一上午可以来听我讲《中国现代文学》。”这是多年后，范老师在四川文理学院执教时，我向他谈及自己写东西见解浅薄、没有理论支撑，他给我提出的建议。岁月不居，这些小小的片段早已滑向遥远的光阴深处，但它们是如此的纤巧别致，像一朵朵斗拱，支撑起我脑海中有范老师宏伟的记忆大厦。

范老师深耕文学，当年大竹师范曾开设大专班，范老师便教授大专班的文学概论。在我们这群从农村来的“土孩子”看来，懂文学，能教文学理论，那是一种只可仰望的存在。就连大专班学习写作的同学，在我们眼中都自带一种有学识、有涵养的光环。

有一年，学校举行元旦晚会，各班班主任和班干部使出浑身解数，都想一展班级风采。晚会的节目样式很多，有歌舞、器乐、小品等。时至今日，自己班上表演了什么节目我全不记得，大专班同学表演的剧本朗读《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印象深刻。漆黑的天幕下，舞台上繁复花哨的灯光尽数退去，只留下贴着舞台地面的一排地灯和一只投向表演者的射灯。灯光恬静，两个表演者声音柔美，语气婉转，眉目间带着恋人的深情，浪漫的对白如花香飘。舞台上缓缓飘散。台下十分安静，所有人都沉浸在缠绵悱恻的故事里。事后我们才知晓，这个节目无论是台词的打磨、表演者的语气语调，还是灯光的使用，范老师都作了悉心指导。我们对范老师的崇拜又多了几分。

没过多久，便听闻范老师调到达师专（后更名为四川文理学院）任教，因为出色的教学能力而走向更高的平台，我们都由衷地为他感到高兴。

毕业后，离开母校，渐渐和范老师断了联系，再次得到范老师的消息，已是毕业15年之后。那时，我仍在一所乡村小学任教。虽在微信公众号发表过几首小诗，心中的“诗和远方”仍是那样遥不可及，仿佛只存在于虚幻的远方。

一日，翻看“匠心读书会”公众号的消息，竟意外看到有范老师的留言。喜悦扑面而来，我马上联系公众号编辑，请他推送范老师的微信。缘分就是如此玄妙：公众号的编辑曾是范老师在四川文理学院的学生，我恰好在这个公众号发过文，而范老师又一直在关注学生公众号的运行情况，无数个巧合，让我再一次和年少仰望的师长产生交集。

和范老师聊了聊毕业后的生活现状以及写作近况，范老师早已看穿了我的迷茫与窘迫。他叮嘱我在工作之余要多读多写，若有好的作品就直接发给他，他帮我修改推荐。几个月后，我把题目为《风之北——内蒙古》的组诗发给范老师，请他提意见。他愉快地告诉我，《大巴山诗刊》的编辑觉得这组诗还行，让我补齐个人简介，后面将会刊登。有了这次发表，我对写作有了小小的底气。后来，范老师还带我参加

达州市网络作家协会的年会，在年会上我认识了不少文友，不再胆怯，开始一步步在文学的路上摸索。但回头看，师徒领进门的第一步，是何其重要！

后来，我考调到达川区实验小学任教。范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欣喜，仍不忘殷殷叮嘱：“弟子好样的呢！到新的地方继续勤勉工作，还是要把写作坚持下去。”这番话语，让我心中充盈着暖意。

如今，我担任了年级的语文教研组长，心中没有了当初的惶恐与局促。在写作上，范老师多次建议我把语文教学与写作相结合，我也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海燕呢，不要懒惰，范老师很关心你，很看好你，你要不断成长和进步啊！

上个月，范老师分享给我一个链接，是关于他的新书《中国当代美学史》的一篇访谈。细细品读访谈内容，才惊觉短短三年，范老师已完成62万字的煌煌巨作。写中国当代美学史，要呈现的是一条宽阔的河流，不是介绍一条小小的溪流或分析一汪泉眼，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底气，更需要足够的耐心和定力。

写到这里，范老师手握紫砂壶的样子又浮现在眼前。我常想，世间没有平白无故的喜好，也没有平白无故的执着，人和物的相逢相守，也是因着强烈的磁场。范老师教过小学，有过在中学代课的经历，后又在大竹县委党校、大竹师范任教，最后到四川文理学院执教。他始终执着于纯粹的教书育人，把育人育心看作一件美事。也许冥冥中，手中的紫砂壶一直在指引着他。他早已如紫砂泥，在时间的作坊里，经过制坯、素烧、整口、本烧，长出温润的釉质与深邃的暗纹，成为一只典雅精美的紫砂壶。

除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学术造诣外，最让我敬佩的，是范老师深厚的修为与谦和的待人态度。

有一回，我在范老师的朋友圈读他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文章，发现有一处措辞不是很妥。骨子里对文字的较真，让我不愿视而不见，我如实地将自己的看法告诉了范老师。他很快回复了我，语气诚恳，直言那个词语确实有点欠妥，一时疏漏了。那一刻，我深受震撼。想到田野里干瘪的稻穗总是仰着头，而饱满的稻穗总是低垂着头。

我与范老师相交数年，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宴饮之叙，我们所有的交集，都只限于微信的对话框。他偶尔会分享一些论文和好书给我，希望我打开视野，广泛涉猎。但我学殖贫瘠，悟性又极低，看完文章收获难有一二。每当我诉说创作中的困惑，范老师总是竭尽所能地给予指点，即便没有现成的解决办法，他也会为我指明方向。当他的某句话让我有所感悟，我说出体会时，他总会温和地留下一句“与弟子共勉”或“师徒共勉”之类的话。范老师就是这样，从不以师长自居，做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把本是单向的指点，变成灵魂平等的结伴修行。

说来惭愧，我算不上范老师真正的学生。在大竹师范，我没能成为他授课班级的学生；在四川文理学院，他对我发出的听课邀请，我没能去践行那个约定。而范老师给予我的教诲和帮助让我受益无穷，他对我影响是永恒的。对我这样一个不算他学生的学生，他尚且如此关爱护，他真正的学生得到的关心爱护，又将是何其之多也？

绿萝老师

“那晚月色明亮，是栀子花的莹白落满一地，种花人忽然兴起，提了洒水壶给花草浇水。月光的流泻让夜的黑如泼墨晕染，这样的黑轻轻托着一朵朵栀子花、一蓬蓬绣球花、一枝枝多头百合，如同台阶上铺开一幅长条的水墨画。”月色、花草、黑夜、水墨画；唯美表述、色彩对比、清新笔墨、意境画面；绿罗的文字，在我眼前展示，令人销魂。

喜欢她养的红花绿草，喜欢她在达州晚报画刊微信群里的发言，喜欢她随手拍摄的美图，喜欢她的随笔散文，爱屋及乌，喜欢上了这位乡村小学老师——绿萝。

多年前，在苏联《乡村女教师》电影里看见的女老师，她的名字叫瓦莲卡。从绿萝身上，看得见瓦莲卡的影子。清晨，露珠还在草尖上跳跃，绿萝经过乡村房屋、土路、小径，在乡村道上跑步，山谷里的土狗大黑与她打招呼，多像瓦莲卡满怀理想，奔赴乡村，去西伯利亚偏僻乡村教书；期末考试，学期测验，绿萝班级名列前茅的成绩，好似瓦莲卡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讲课，感动了村民与孩子们，村民与孩子们认可了远方到来的老师，孩子们认识一个字后的笑脸盈盈；绿萝班级的孩子，有留守儿童，有父母离异者，有身体残疾的孩子，她竭尽全力关爱他们，让孩子们感受到“妈妈”般的温暖，与瓦莲卡帮助村民盖房，保护学校免受恶霸破坏，有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同质感觉；绿萝执教多年，桃李满天下，瓦莲卡也是如此，她们同是女性，同是在乡村教育赛道上奔跑。但是，苏联的瓦莲卡没有像中国乡村女教师那样热爱文学，会舞文弄墨，这一点，我骄傲地宣布：瓦莲卡输给了绿萝。

热爱生活的绿萝，把刻板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教室里，板凳桌椅陈旧，挡不住教学楼走廊上一盆盆月季、绣球、百合、兰草、栀子花、朱顶红，青枝绿叶的芽孢，小小花蕾的初绽，白色花朵、粉色花朵、蓝色花朵、红色花朵，从简陋窗边探出头来，洋溢芬芳，带来春天的生机勃勃，夏日的清凉颜色，秋季的丰收果实，寒冬里的一抹暖意。这些花儿、菜儿、果儿，是绿萝带领孩子们，买花盆、挖泥巴、沤肥料、浇水、治虫，经过汗水浇灌，历经四季节气，它们从幼苗成活，从块茎长大，它们打苞、蓄蕾、开花、结果。于是，绿萝老师笑了，孩子们笑了，乡村课堂笑了。

在朋友圈看到，绿萝老师种出了美丽的绣球花，一株就开出26朵足球一样的花朵，每一朵颜色都略微不同，8大盆，好有成就感！她班上的学生，两个男孩子抬着一盆绣球花，稚气的脸，在绣球花的绿色叶片与粉红色花朵中，笑着，乐着。她说这绣球是“无尽夏”品种，可是，惊艳了整个学校的绣球花却绽放了60多天，美丽花朵进入了不少学生妈妈拍摄的镜头，进入了家长们的朋友圈。丙午马年的夏天很热情，赶不上绿萝老师的绣球花热情，绣球花的无尽夏，绿萝老师的无尽夏，让所有见到绣球花的人们，留下了今夏最美好的人间记忆。

作为“孩子王”，以绿萝老师的教学能力，她可以到城市学校去发展，也许，会有更好的教学成绩，更多的人生收获，更大的荣誉桂冠。可是绿萝老师觉得，乡村教师的岗位，更适合她的教育初心；乡村坡地的坎坷，更需要她带着孩子走出曲曲弯弯而通达的人生路。我知道，她在闲暇时，还经常带着学生做公益活动。

绿萝老师接手一年级时，班上有一名学生有点“怪”，常常课上到一半，会突然哇哇大哭，下了课，他一手拿糖果，一手去翻垃圾，他的成绩并不差，喜欢独来独往。作为老师，绿萝费了不少劲儿，走近学生，了解原委，帮助他，为他答疑解惑，他渐渐融入集体。在学生的世界里，有绿萝老师陪伴，真是他们的福气。

晨露在草叶上停留，朝霞漫过青石板 roadway。绿萝老师迎着风，沐浴着霞光，在无尽夏的花径中，在悠长的乡村道路上，继续奔跑。

□李淮

□黎海燕

□顾永娟